



呦呦鹿鸣

◎施敏

海堤

◎成惊涛

有人说她是弯弓，
美丽如画；
有人说她是长城，
古老如塔；
有人说她是卫士，
守护着激越浪花；
有人说她是母亲，
拥抱着万千水娃；

有人说她是书生，
研读着潮汐彩霞；
有人说她是瘾君子，
专看海鸥冲刺叽喳；
有人说她是硬汉，
铁骨铮铮谁都不怕；
有人说她是门户，
船来轮往富雨广洒；

有人说她是历史，
记载着堤的百代风华！
当我在堤岸漫步，
问她睡者还是醒者？
海天告诉我，
她是不死之身、醒者之甲！
蓦然我觉得人的渺小，
大自然，煞是伟大……

紫琅诗会

一丝不苟，深水静流

——读丁捷《望洋惊叹》

◎蔡小卫

“洋口港”的破土而立，从无到有，这样的壮举不应只流传于“如东”这方土地，作家应该将这一切告诉世界。于是，2023年11月18日上午，在南通如东召开的第十五届中国·如东沿海经济合作洽谈会暨洋口港建设20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上，丁捷长篇报告文学《望洋惊叹》正式发布。

在一个图像的时代、传媒的时代，我们仍愿意捧起这本26万字的书慢慢看细细读，因为洋口港是我家乡的东方大港，洋口港是我工作的地方。

这三四十年发生的点滴，通过作家丁捷编织成衣，我仿佛看到，他备好长短不一的环形针、五颜六色的毛线，从起针、挑针、加针、减针、锁针到收针，一丝不苟，深水静流。

书中讲到李金华因“如东”在别人眼中叫“南通小六子”而隐忍泪水，充分表现他对家乡的心疼。很多年了，一次机缘，由于我要给他指个地方，他问我多大了，嘱咐我会计工作一定要认真细致，他那次回乡，关心洋口港的建设发展是内容之一。

黄海大桥、管线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，我虽不在工程现场，但工程的量我是知道的，每一个项目从在建工程再转固定资产，我抑或进行账务处理过，抑或曾查阅过，庞大的数字背后是一场场硬仗。例如遇到恶劣天气，材料被冲走等等细节被丁捷描写得绵密丰满，丝丝入扣，他写人、绘景、状物、造境是高手。

杨燕对魏文魁讲：“……事情到这一步，我们说不上是为自己，

甚至不是为资本了，我们所有的人，跟如东人、南通人甚至江苏人、内地人捆在一起，背着这个大港向前跑，我们不能摔倒啊，责任太大了。所以，我们了解了你的背景和履历拽你加入我们，就是来一起负重前进的。”作家在这里体现了内心的柔软，人物的私和小去对抗使命之公和大，每一个个体人物被视为整个大港不可剥离的一部分，因为只有人物才是大港的缔造者。

从渔民到县长，从市委书记到专家，从决策者到投资者，丁捷用旁观者的全知视角进入叙事现场，给读者带来同步体验的感受，被访人物的自然出现，似乎就算提前约定，也好像是路过你家门口，正好你也出门同向而行，顺便聊了聊往事。他更大的功力在于看似无意设计问题，但得到了完美效果：受访者说出了想说的，提问者得到了想得到的，读者了解了全景图。

诸如徐老大背着小袁抱怨小袁给他的任务多，找机会把小袁扔海里；周铁根买飞机模型给杨燕做生日礼物；周树立气呼呼地说，不喝你的酒，道不同而不相为谋等趣事，恰如《望洋惊叹》这件衣裳的线条，作家一定考虑了主要线条形状的意义，相邻线条之间的关系和线条变化的规律，当然也包括肩斜处应当引返、胸省处应当收针以及下摆处应当加针这些细微之处，所以我认为，作家坚持了文学本性，实现了审美超越。

从一个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通过到洋口港区正式宣布开工建设，其间整整经历了12个年头。丁捷

写严长俊领导决心很大，击鼓传花，不会变成“王炸”扔给下一届。我想说，没有哪一代洋口港人是单独的命运。我亲耳听见陈雷在大会上讲：“我非常感谢我的前任蔡东书记，他把路铺得更平一些，让我接下来更好走一些。”我也亲眼看见邵锋、周梁在电梯里签字，他们把所有的时间让给下一个会场或项目。一群人共同往前奔跑，你点燃了火焰，就有人接下去，再接下去，每个人都拼尽全力不让火焰熄灭，他们彼此声援，相互激荡。

只有这样的地方，才有这样的生活，他们不约而同地去找寻去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、求发展的思路，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，它的渊源、内涵、现实表现以及对未来的意义，时代已经证明。

看完这本书，我站在洋口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大楼前，骄傲又崇拜地想了会儿，书中的人物不少都曾与我擦肩，有许多人物就在大楼里啊，我在电梯、在办公室，甚至在上下班的路上都能遇见，洋口港会记住他们。

感谢作家丁捷，他在海量的素材中抽丝剥茧，精心编织了一件厚重华美的衣裳，为洋口港的书写开掘了一条思想的河流。

“洋口港”不再是空间的地理名词，她在持续地奋斗，奋斗的场景、奋斗的人物紧密相连。表面上看，这是一个小村演变的历史，而她的内涵可以称之为半部如东史，不仅塑造了如东的过去，更将彰显如东的未来。那些参与过的人们，永远被怀念和致敬。

灯下漫笔

祭祖

◎又士

心窗片羽

“祖敬好了。好的，好的。”父亲一边喃喃自语，一边钻进被窝，安心躺下。午后小睡一个小时，是父母的生活日常。

今天是12月19日，农历十一月初七，离冬至日还有四天。

中午，摆席、倒酒、盛饭、点烛、请祖、磕头、化纸……按照惯常程序，我同父母三人忙活一阵后，完成了祭祖仪式。

父亲生于1928年11月，比母亲大五岁。因外婆过早病故，母亲不足三岁就被我爷爷奶奶抱回家做了父亲的童养媳。父亲和母亲同甘苦共患难、互助互让，相濡以沫地走过了八九十个春秋。虽然他们不时也有些小病小痛，但身体总体还算硬朗，饮食起居基本能自理。

为了父母晚年不受任何干扰、生活得自由自在，我们弟兄三个一直让他们俩单独居住。去年开始，我们兄弟仨以周为单位轮流陪护，负责他们的吃喝拉撒。

上一个轮次的陪护中，父亲悄悄对我说：“老三，你查查日历看，大冬是哪一天？你在哪里？”父亲虽大字不识几个，但做事总还是有谋有划的。我估计他心中是在为冬至祭祖的事犯嘀咕，因为每逢除夕、元宵节、七月半以及爷爷奶奶的祭日等来临前，他都要和我耳语起类似的事。我翻了下日历，冬至正在我的陪护期中，“放心，我负责把你想要做的事做好。”听我这么说，父亲舒展开皱着的眉头，憨憨地笑了。

昨天，南通地区难得一见的密密雪花不知疲倦地飞舞了一天，到傍晚仍未有停息的意思。我盘算着第二天不方便外出，便决定陪父母在家敬祖，回家时特地买好了鱼、豆腐之类。

早饭后，父亲见我开始洗鱼、焯肉，启动祭祖程序，凑上来问：“我能帮忙做些什么？”“你们歇着吧，这里的事情我来！”听我这么一说，他悻悻地到房间里去了。

我正在煮鱼，父亲又推开厨房门，“我和你娘去买纸。”户外虽不在下雨，但地面还是湿漉漉的。看父亲一脸虔诚，再看看他俩都换上了外出的鞋，我不同意似乎不太合适，再说卖冥品的小摊就在离家没几步的小区门口，只得答应，“你们小心点，慢慢走，不着急。”

不一会儿，父亲和母亲一歪一扭地回来了。没料到他们这么快！我这边豆腐还没炸哩。

曾有好几次，父亲一个人去买冥品，店家唯恐他拎不动，都安排伙计或亲自给送了过来。

我还在厨房里手忙脚乱地烧煮，客厅方向已传来碗筷的碰撞声。探头一看，父亲和母亲张罗好了桌子、凳子、香炉、烛台，正小心翼翼地摆放碗筷。左看看、右瞅瞅，“齐整了，就等你的了。”父亲转过头看向我。“就来，就来。”我忙不迭应着。

父亲让我请祖，似乎不放心，还嘱咐着：“严家的老祖、李家的老祖，都要请的！大冬小年，一年一回，一个都不能漏，老祖的恩情一点也不能忘。”

父母认真地跪下双腿，弯腰、磕头、作拜，拜了又拜。灯光、烛光、火光映红了父母的脸。